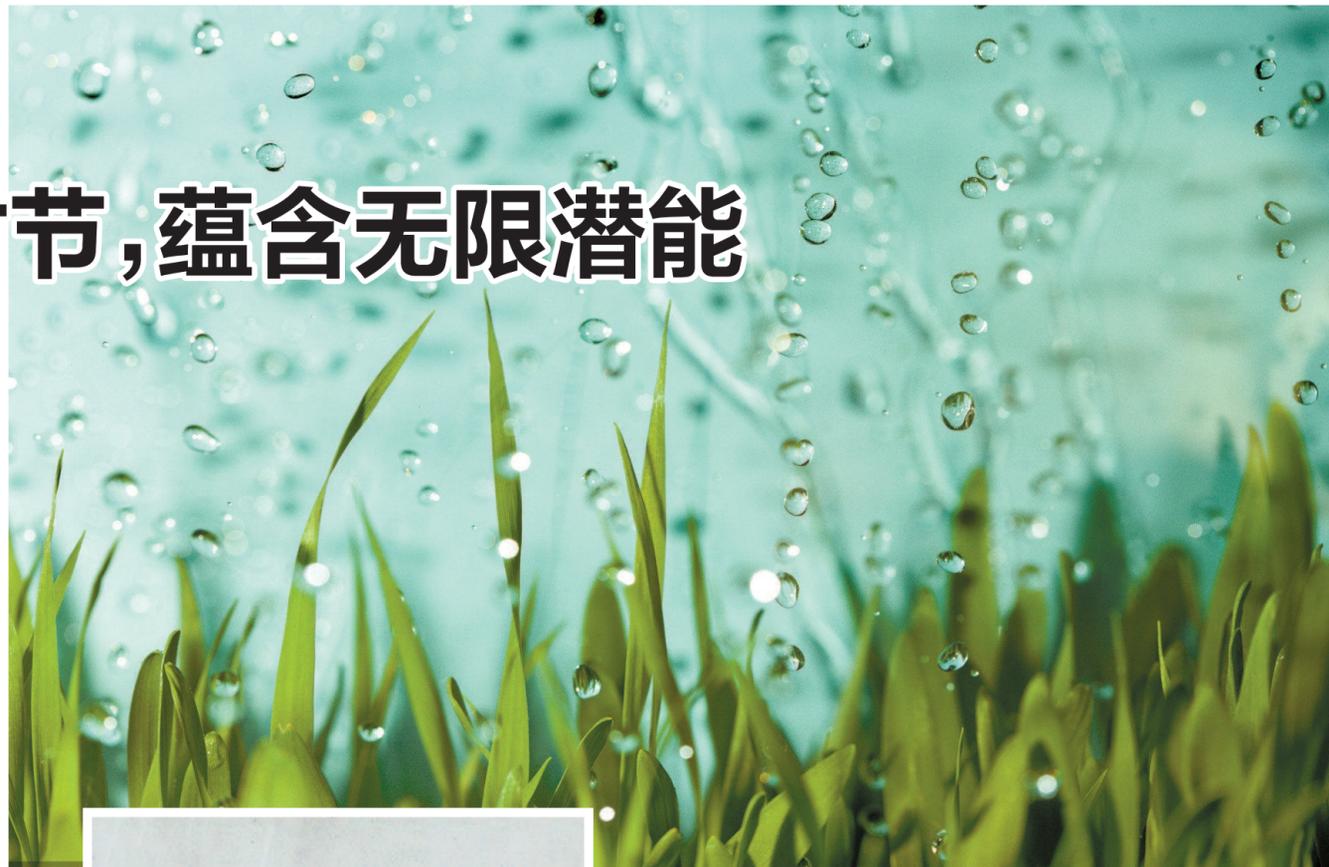


雨水： 生命萌动的时节，蕴含无限潜能

徐丽成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，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场景作为倒计时画面的创意，震撼了全世界的观众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立春是冬奥会开幕的日子，需要最后一个出场，这样一来，在倒计时画面中第一个出现的节气，就变成了雨水。

如果说立春是一年时间的起始，那么雨水时节，就是一年生命的起始，从自然草木，到农作作物，再到人类本身，都在雨水时节展现出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，由此观之，冬奥会开幕式以“雨水”作为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的起始，不仅与冬奥会开幕的日子配合，还恰到好处地展示了中国传统中的“生生不息”之理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活力与生机。



雨水和惊蛰 孰为农历一月的节气？

在如今的二十四节气中，雨水紧接着立春，是农历一月的第二个节气，再接下来是惊蛰、春分。这样的顺序与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等先秦、汉初文献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顺序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在东汉班固编写的《汉书·律历志》中，春季前四个节气的顺序却是立春、惊蛰、雨水和春分，其中惊蛰和雨水的顺序，和现在通行的顺序恰好颠倒。这样先惊蛰、后雨水的历法，在汉代曾经通行过很长时间，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注释《礼记·月令》时特别说明“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……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。”古时将每月两个节气中的前一个称为“节”，后一个称为“中”或“气”，所以郑玄这段话的意思，就是汉代开始，惊蛰成为了正月的第二个节气，雨水则退为二月的第一个节气。

那么，汉代人为什么要调换雨水和惊蛰次序呢？这与儒家经典《礼记·月令》有关。《礼记·月令》将一年分为四季，每一季分为孟、仲、季三部分，各自对应一个月，在每一个月份之下，又记录了本月的自然物候变化，并根据自然状况，规定了本月人类社会的行事准则，可以说是一份完整的年中行事指南。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，虽然没有明确出现“二十四节气”的说法，但是其中的不少表述，都和后世节气的名称相似，比如《礼记·月令》在描述孟春（一月）的物候时说“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獭祭鱼，鸿雁来。”其中“蛰虫始振”指蛰伏的虫蚁在春天重新焕发生机，这和二十四节气中的“惊蛰”意思几乎相同。但是，按照《礼记》的说法，“蛰虫始振”是一月的物候，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却是在二月，这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矛盾。同样，《礼记·月令》在描述仲春（二月）的物候时，又有“始雨水”的说法，其中的“雨水”与节气中的“雨水”字面相同，但二十四节气中雨水却在二月。此外，另一篇与《礼记》有关的经典，被认为反映了夏朝历法的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中，在描述正月的物候时也有“正月启蛰”的说法，这里的“启蛰”，就是“惊蛰”的原名。

这样看来，在《礼记·月令》和《大戴

礼记·夏小正》两篇儒家经典文献中，都认为“蛰虫始振”或“启蛰”是一月的物候，“雨水”是二月的物候。虽然两篇文献都没有明确提到“惊蛰”或“雨水”是“节气”，但后世在安排二十四节气的顺序时，如果按照原先的传统，将雨水放在一月，将惊蛰放在二月，则不免与儒家经典有所扞格。所以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，国师刘歆奉命编定新的历法《三统历》时，就将惊蛰放到了一月，雨水放到了二月，以与《礼记·月令》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的记载配合。这种新的节气顺序，在儒家学者那里很有市场，比如东汉末年的蔡邕，在疏解《礼记·月令》时，虽然在整体上驳斥了《三统历》，但依然接纳了先惊蛰、后雨水的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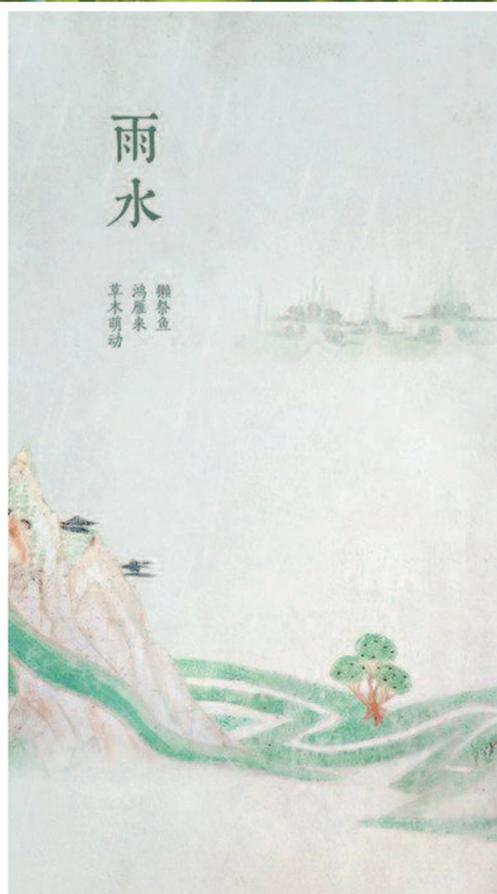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，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统治力开始受到冲击，人们开始广泛关注《淮南子》这样的道家、杂家文献，再加上西晋汲冢战国古墓中出土了《逸周书》的古文版本，使得这部非儒家的先秦典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可《淮南子》《逸周书》中对于二十四节气的排序。南朝刘宋时学者何承天《元嘉历》，“以……雨水为气初”，在沈约《宋书·律历志》和敦煌出土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（479年）的日历中，二十四节气已经回到雨水在一月紧跟立春，惊蛰在二月开启春分的顺序，和现在一样了。

雨水物候： 鸿雁来，草木萌动，春 雨绵长

上文提到最早记录二十四节气的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，不但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，还将每个节气以五天为限，划分为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列举了相对应的物候，一年共有七十二候。由于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中描写物候时所用的语句，和《礼记·月令》中描写各月的句子相似度非常高，所以后世将两者结合了起来，构建出“月令七十二候”的物候体系。在七十二候中，雨水节气的三个物候分别是：“雨水之日，獭祭鱼。又五日，鸿雁来。又五日，草木萌动。”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现象虽然不一定与节气完全对应，但却体现出了雨水时节万物复苏、欣欣向荣的特征。



▲ 春雨对作物的生长意义重大，要让庄稼切实享受到春雨的滋润，最好在雨水前后完成播种移栽。莫高窟第23窟就有一幅雨中耕作图，图中乌云密布，雨水倾泻，一位农夫挥鞭赶牛，在雨中耕种，另一位挑担行走，身旁畦田青青



三个雨水的物候中，“鸿雁来”指大雁从南方飞回北方，“草木萌动”指花草树木生长萌芽，这些都是春季天气回暖之后的典型自然变化，比较容易理解。“獭祭鱼”则比较有趣，这里的“獭”主要指水獭，据古人的观察，每到春季雨水前后，河冰解冻，游鱼上浮，水獭在捕猎游鱼之后，常会将鱼拖出水中，陈列在岸上，同时后腿站立，两只小手放在胸前，好像是在做祭拜的动作。儒家在举办宗庙祭祀之礼时，需要先以食物祭祀祖先，然后再自己进食，对于崇信儒道、注重礼仪的儒家学者而言，水獭这样的动作，表现了动物也会遵从祭祀之礼，正是礼教合于自然天道的证据。旧题元代吴澄编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释“獭祭鱼”

时，将其与霜降节气的物候“豺祭兽”并提，说：“祭鱼，取鱼以祭天也。所谓豺獭知根本，岁始而鱼上游，则獭初取以祭。”认为这体现了水獭“不忘本”的高贵品质。

除了遵循礼教之外，獭祭鱼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标志着一年渔业活动的开始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古人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，《逸周书·文解》中记载着文王颁布的禁令：“川泽非时不入网罟，以成鱼鳖之长”，认为在鱼类生长繁殖的时候，需要有一段休渔期，避免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。那么这个“非时”的标准如何划分呢？古人认为，每到春天，水獭开始“祭鱼”，说明自然界中的生物已开始了捕食捕猎，这体现了自然天道对捕猎活动的默许，人类于此开展渔猎活动，方是不违天时。《礼记·王制》云：“獭祭鱼，然后虞人泽梁。”就是以雨水“獭祭鱼”的现象为界，区分休渔期和开渔期的。在唐代武后执政的时期，曾经长期推行过素食政策，官员不得杀生而食，凤阁舍人崔融上书表示反对，其中提到“春生秋杀，天之常道。……豺祭兽，獭祭鱼，自然之理也。”以“獭祭鱼”为例，说明物种互相捕食，是天道允许的行为。在这个时候，雨水时节捕鱼而祭的水獭可能怎么想不到，自己居然成为了左右人类社会政策的关键角色。

当然，雨水时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候，还是春雨。不同于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凄凉，春雨雨量不大，却绵延悠长，给人一种温柔润泽的感觉。元稹曾写过一组《咏二十四节气》的律诗，《雨水》一篇写道：“雨水洗春容，平田已见龙。祭鱼盈

最早记录二十四节气的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，不但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，还将每个节气以五天为限，划分为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列举了相对应的物候，一年共有七十二候。后世将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与《礼记·月令》结合起来，构建出“月令七十二候”的物候体系。在七十二候中，雨水节气的三个物候分别是：“雨水之日，獭祭鱼。又五日，鸿雁来。又五日，草木萌动。”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现象虽然不一定与节气完全对应，但却体现出了雨水时节万物复苏、欣欣向荣的特征。

上图为草木萌动、春雨绵长的标志性雨水物候（视觉中国）；左图为敦煌研究院发布的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壁纸；下图为“老树画画”笔下的二十四节气之雨水



浦屿，归雁过山峰。云色轻还重，风光淡又浓。向春入二月，花色影重重。”其中除了獭祭鱼、北雁南归等《礼记·月令》中提到的物候之外，“云色轻还重，风光淡又浓”两句，写出了春日风物在细雨春雨的掩映下阴晴不定、浓淡交错的朦胧感。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中的名句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更是最贴切地表现出春雨若有若无、如丝如梦的感觉。

随着春雨而来的，是前面提到的“草木萌动”的物候，虽然此时的草木尚在初生的状态，但已经为冬日单调的大地增添了一抹亮色。草木生长时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的欣欣向荣之态，也会给人带来强烈的生之喜悦。唐代诗人独孤及《山中春思》云：“獭祭鱼水大，人家春日长。独谣星不暮，搔首渐年芳。靡草知节换，含葩向新阳。不嫌三径深，为我生池塘。”诗人虽然远离人世，独处山中，但依然被雨水时节萌动生机的春草所安慰和感动。而清代乾隆帝《月令七十二候》诗写到雨水时节“草木萌动”的时候所说“遍地含芽及草甲，连林柳眼与梅心”，则是更加直接地展现出了雨水时节草木无处不在的蓬勃生命力。

雨水民俗： 以“爆米花”预测稻种 成色

雨水时节的“草木萌动”，对于文人来说是增加了赏心悦目的美景、窥情钻

貌的诗材，对于农人来说则标志着一年生计的开端。清人刘秉恬《春雨》诗云：“雨水节逢雨水匀，眼前气象又添春。落梅片片如垂露，弱柳丝丝可压尘。和漏今宵听滴沥，润苗来日更精神。年年幸获丰年象，感切无边造物仁。”其中“落梅片片如垂露，弱柳丝丝可压尘”是以诗人之欣赏花木勃发之美，“润苗来日更精神”则是以农人之心赞美雨水对农作物的滋养之功。

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播种的时机与天候的晴雨有着密切关系。上海俗谚云“春雨贵似油，点滴弗白流”，春雨对作物的生长意义重大，要让庄稼切实享受到春雨的滋润，最好在雨水前后完成播种移栽。清人王文清《区田农话》说：“《孟子》‘不违农时’，以春耕为第一义。春耕之始，必在雨水节前。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按照《礼记·月令》的要求，古时的君王在“草木萌动”之后，通常需要颁布农业政策，测量划分土地范围，寻找适合不同作物的土地，亲自指导百姓耕种之法，所谓“田事既飭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”，农人对耕种的时机、土地和手具备了相当的了解，在雨水节前依法播种，才能最大程度确保一年的收成。

除了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之外，种子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在雨水时节，民间有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，叫作“占稻色”。清代乾隆帝下令编定的《授时通考》引《田家五行》云：“雨水节，烧干糶，以糯稻爆之，谓之李娄花，占稻色。”在雨水时节，人们会将锅子烧热，放入糯稻，使其外表在高温下膨胀爆开，以此预测稻种的成色，爆开的糯稻叫“李娄花”。具体“占稻色”时，人们会将早稻和晚稻等不同的糯稻各抓一把，放入不同锅中，哪个锅中爆开的糯稻最多最白，就说明这种糯稻成色最好，当然也就最适合大面积播种。

这种爆糯稻以占卜的习俗，早在宋代就已经在江南地区出现。南宋范成大《吴郡志·风俗》言吴郡人每到初春，就会“爆糯谷于釜中，名李娄，亦曰米花，每人自爆，以卜一岁之休咎。”由此可见，这种占稻色用的“爆李娄”，大概就是最早的“爆米花”。只不过我们现在经常在看电影时吃的“爆米花”，主要是传自南美印第安人，用的“米”是玉米，而传统的“爆米花”，用的则是糯米，现在江南一代“米花糖”之类的点心，更为接近传统的手法。根据范成大的说法，吴郡人爆米花，不仅仅可以预测收成，还可以预测个人一年的吉凶，故又称“卜流年”或“卜年华”。清人李诩有诗咏吴地爆米花占卜的习俗说：“东人吴门十万家，家家爆谷卜年华。就锅抛下黄金粟，转手翻成白玉花。红粉美人占喜事，白头老叟问生涯。晓来妆饰诸儿女，数片梅花插鬓斜。”从“占喜事”到“问生涯”，爆米花占卜的内容既可以是姻缘，也可以是健康，可以说非常多样化了。在上海，这种习俗同样非常流行，乾隆年间文人李行南作《申江竹枝词》咏上海民俗，其中就有对“爆李娄”的描写：“糯谷干收杂两粮，釜中隔罽闹花香。今朝李娄开如雪，卜得今年喜事强。”可见卜流年占稻色一样，都是以糯稻爆开的程度和色泽决定结果好坏的。在农业社会，个人乃至社会的命运，与一年中粮食收成的好坏息息相关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“占稻色”到“卜流年”的转换，也自有其合理性。

雨水时节“草木萌动”的物象，也很容易让人进一步联想到人类的繁衍与生长，清罗国纲《罗氏会约医镜》云：“立春、雨水二节，得天雨，承接，夫妇各饮一杯，入房即孕胎生子。”认为雨水时节的雨，有促进生育的功能。在川西一代，民间在雨水时有“撞拜寄”的习俗，父母在这一天会带领子女认干爹干妈，以此保证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更多关爱和扶持。这些都是雨水时节“生长”“发生”特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民俗。

（作者为文学博士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）